

國立清華大學命題紙

97學年度

歷史所

甲組

碩士班入學考試

科目 中國史(一)(上古至五代) 科目代碼 3301 共 2 頁 第 1 頁 *請在【答案卷卡】內作答

(一) 閱讀試卷所附三段資料。請問：(1) 這三段資料的撰者各是何人？(6分)

(2) 這三段資料的「性質」有何異同？其間的關係為何？(10分)(3)

你贊同第二段資料的說法，還是第三段資料的說法？理由為何？(18分)

(二) 請分別從階級、種族和性別三方面，分析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特性。請勿徒託空言，儘量以文獻或史實說明之。(33分)

(三) 有學者認為，雕版印刷雖然已在唐代發明，但用途並不廣。隋唐五代基本上還是一個手抄本盛行的時代。請以文獻資料和例證，來申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，以及這說法的含意。手抄本對中國古籍（特別是史書）的傳承與知識的普及又有何影響？(33分)

(資料一)

其明年，元朔之五年春，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，出高闕；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，左內史李沮〔一〕爲彊弩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，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，皆領屬車騎將軍，俱出朔方；大行李息、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，出右北平；咸擊匈奴。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，以爲漢兵不能至此，飲醉。漢兵夜至，圍右賢王，右賢王驚，夜逃，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，潰圍北去。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，不及，得右賢裨王十餘人，〔二〕衆男女萬五千餘人，畜數千百萬，於是引兵而還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，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，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，大將軍立號而歸。

其秋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，亡數萬人，以驃騎之兵也。單于怒，欲召誅渾邪王。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，使人先要邊。〔一〕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，得渾邪王使，卽馳傳以聞。天子聞之，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，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。驃騎既渡河，與渾邪王衆相望。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，頗遁去。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，斬其欲亡者八千人，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，盡將其衆渡河，降者數萬，號稱十萬。既至長安，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。

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，〔一〕有氣敢任。〔二〕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，對曰：「顧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學古兵法。」天子爲治第，令驃騎視之，對曰：「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爲也。」由此上益重愛之。然少而侍中，貴，不省士。其從軍，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，既還，重車餘弃梁肉，而士有飢者。其在塞外，卒乏糧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驃騎尚穿域蹋鞠。〔三〕事多此類。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，以和柔自媚於上，然天下未有稱也。

太史公曰：蘇建語余曰：「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。〔一〕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，勉之哉。」大將軍謝曰：「自魏其、武安之厚賓客，天子常切齒。彼親附士大夫，招賢紺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職而已，何與〔二〕招士！」驃騎亦放此意，其爲將如此。

(資料二)

武帝時大將最著者莫如霍去病。去病以皇后姊子，少貴，年十八爲侍中。初從大將軍衛青出塞，爲票姚校尉。與輕勇騎八百，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，斬捕首虜過當，遂以封侯。時爲元朔六年。去病年二十三。其後屢以敢深入建奇功。匈奴西方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，武帝恐其以詐襲邊，去病將兵往迎之。去病度河，與渾邪衆相望。渾邪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，頗遁去。去病乃馳入匈奴軍，得與渾邪王相見。斬其欲亡者八千人，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，盡將其衆渡河，降者四萬餘。時爲元狩二年，去病年二十五。史稱去病爲人少言不泄，有氣敢往。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，對曰：「顧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學古兵法。」上爲治第，令視之，曰：「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爲也。」其卒在武帝元狩六年，年二十九。後世謂漢武三大將，衛青，霍去病，李廣利，皆由女寵。詳趙氏二十然去病實亦當時一奇才，衛青已非其比，李廣利更無論也。去病死，匈奴已衰，漢亦不復能大懲創之矣。去病能將善戰之功，實不可沒。即以女寵言，彼等既已進身，而重以建功絕域自顯，亦見當時人意氣，確乎有一種進取勇決無畏之風，與後世不同。惟當時軍人中，豪傑與近寵判爲兩黨。衛霍李廣利之屬，名位雖盛，豪傑從軍者蔑之如糞土。李廣父子愈擴抑，而豪傑愈宗之。史公親擢李氏之禍，故其爲史記，於兩黨瑕瑜，抑揚甚顯。今平心論之，則兩黨中亦各有奇材，惜乎武帝之未能以公心善用之耳。

至於外戚軍人，其作風恰與山西軍人相反。武帝先後以三個由女寵而進的外戚，充任討伐匈奴的統帥，即衛青、霍去病、李廣利。三人中除衛青有些才具外，霍李二人，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風。不過他三人共具一個特點，那就是所謂「以和柔自媚於上」。他們祇求皇帝的寵幸，不願再與別人往來。所以衛青當蘇建勸他招士時，他便說：「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，天子常切齒。彼親附士大夫，招賢紳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職而已，何與招士！」(史記衛將軍列傳)他認爲人臣除了服從命令去辦事外，自己不應再樹勢力。所以他一生小

(史記衛將軍列傳)他認爲人臣除了服從命令去辦事外，自己不應再樹勢力。所以他一生小

心翼翼，看皇帝的顏色行事，但是因此也難免與部下及時人發生隔閡。所以蘇建說他：「大將軍至尊重，而天下賢士大夫毋稱焉。」霍去病則與士卒隔閡的更厲害，史記一百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說：「其從軍，天子爲遣太官，齎數十乘。旣還，重車餘棄梁肉，而士有飢者。」

軍驃騎列傳說：「其從軍，天子爲遣太官，齎數十乘。旣還，重車餘棄梁肉，而士有飢者。」

其在塞外，卒乏糧，或不能自振；而驃騎尚穿域踢鞠，事多類此。」但就「奉法遵職」這方面說，却與衛青無二。李廣利更不足道，伐大宛時貪污腐化，餓死許多士卒，自然更夢想不到什麼養士。可是武帝最喜歡這種人，他們沒有個性，所以聽話，沒有大志，所以可靠。武帝時外戚多矣，而三人特見寵愛者，原因在此。不過，這種作風，如何能受部下愛戴，所以他們祇能借了皇帝的權威來驅使部下而已。同時他們僅憑外戚資格而任統帥，使有資歷才能的部將，尤感不服。武帝之世，外戚軍人和山西軍人的領袖人物隨西李氏的始終扞格，便由此種人事問題造成。